



## 热闹的秋末

龚银娥

信步走到城郊的果园，眼前的景象，却蓦地让我站住了。并非想象中的萧瑟，叶子是落得差不多了，乌黑的枝丫赤条条地伸向天空，像一幅瘦硬的木刻。但就在这疏朗的枝干之间，却悬着、挂着、藏着数不清的果实，是柿子。那一片沉甸甸的、暖人心的橙红，仿佛将整个秋天最后的力气都凝结在那儿了，非但不觉得凄凉，反倒有一种静默的、饱满的热闹。

我走近些，倚着一棵老梨树，细细地看。那柿子长得实在喜人，一个个圆润饱满，像小小的心，像暖暖的灯笼。它们并不都是一色的红，向阳的红得透亮，像半透明的玛瑙；背阴的则还带着一抹青黄，仿佛羞怯的少女腮上的颜色；熟透了的，皮薄得似乎吹弹可破，隐隐透出里面软糯的、蜜一般的瓤儿。它们三五簇拥着，把枝条都压得弯下了腰，在秋风里微微地颤，却固执地不肯落下。这哪里是衰亡？这分明是一场最盛大、最踏实的丰收典礼，是生命在沉寂前最酣畅的欢歌。

看着这满树的热闹，心里那点个人的愁绪，便觉得有些渺小，不合时宜了。忽然想起杨万里那句朴拙却实在的“深红浅紫，虽然不似旧时，也道秋光好。”是了，何必要与古人同悲呢？这满枝的果实，这沉甸甸的秋光，自有它的好处。它们不言不语，却比任何喧哗都更能安抚人心。那是一种更浑厚、更沉静的语言。它不说离愁，不说孤寂，只说成熟，只说圆满。它用那实实在在的、甜蜜的重量，对抗着四时固有的变迁与虚空。

我的目光又从柿子移到一旁。篱边一丛野生的枸杞，更是泼辣辣地热闹着。一颗颗红果子，小得精致，却红得惊心动魄，像是谁不经意间撒下的一把朱砂，又像是点点迸溅的血珠，在这万物凋敝的时节，燃烧着最后的热烈。还有那干枯的豆荚，在风中裂开了一道细缝，里面褐色的籽粒圆滚滚的。忽然，“啪”地一声极轻微的脆响，一粒豆子便从荚中弹跳出来，落进土里不见了。它完成了一生的旅程，却又埋下了来年的梦。这寂静中的爆裂，比任何喧嚣的宣告都更有力量。

这时候，太阳又暖了几分。光与影的界限愈发清晰，整个世界仿佛一幅笔触细腻工笔画。我看着那光润的柿子，那灼灼的枸杞，那裂开的豆荚，心中忽然便释然了。秋日的热闹，原不在那已逝的繁花与蝉鸣，而在这累累的垂垂欲坠的果实里，在这饱满的、沉默的、富于奉献的充实里。

归家的路上，脚步轻快了许多。这秋末的园子，原是个最诚实的去处。它不言语，却把生命的道理说得这般透彻——繁华有繁华的秾丽，凋敝有凋敝的丰盈。那满枝的果实，便是秋天写给冬天最温柔而坚定的战书。

## 拾取半篱秋声

包元安

起先只是一缕，细细的，怯怯的，像是从极远的天边，或是从记忆的深处，偷偷溜出来的一丝叹息。我不由得停住了笔，侧着耳朵去寻。书房的窗半开着，窗外是一道疏疏落落的竹篱，篱上缠着些将枯未枯的牵牛藤蔓。那声音，便像是从那里来的。

这声音是看不见的，但它分明又在着。我推开椅子，走到窗前，将身子探出去些。晚来天色，是那种匀净的、淡淡的鱼肚白，仿佛一块凉透了的玉，温润而寂寥。院子里的那棵老梧桐，阔大的叶子边缘已染上了焦黄的颜色，一片，两片，随风旋着，悠悠地、不情愿似地落下来，歇在微潮的泥土上。那声音便杂在这些叶子的脉络里，藏在它们离枝时那一声微弱的哽咽里。它又不全是叶子的声音。你听，它又在了。这回是拂过竹篱的，是清瘦的，带着一种干爽簌簌声，仿佛有无数极细的、看不见的沙粒，正从篾片的缝隙间漏下来。这声音是篱笆的，是秋天的篱笆所独有的。

我的心，跟着这清响，一同静了下来。这静，却不是全然的

空虚，里头满盛着这流动的、清冽的声音。我想伸手去，不是去抓住什么，那自然是抓不住的；只是想将这一缕缕的秋意，像拾起一片落叶似的，将它拾取到我的心里来。古人说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，那是一种热闹的清寂；我此刻，却是“闲倚半篱听秋声”，这况味，怕是要更孤寂，也更安宁了些。

风似乎略大了些，那声音便也丰腴了起来。它不再仅仅是篱笆的簌簌，叶子的飒飒了。它混着远处人家屋顶上若有若无的、迟归的炊烟的影子，混着泥土里草虫的、有气无力的最后的吟唱，甚至混着月光将来未来的、那一片清辉的预兆。这所有的声响，糅在一起，被风搓弄着，竟织成了一张极疏极薄的网，将这庭院，将这黄昏，将我，都温柔地笼罩在里边了。我觉着自己成了一条鱼，沉在这声音的凉波里，不言不语的，只静静地浮着。

我想起一些很远的东西。也是秋天，在南方老家旧宅的天井里。院子里没有梧桐，却有一株年高的皂角树。夜晚，皂角豆从荚里爆出来，毕毕剥剥地，打在青

石板上，那声音是结实而清脆的。祖母便坐在廊下，就着一盏昏黄的油灯，笃笃地，用木槌在石臼里捣着菊花，要做菊花枕。那菊花的香，和着槌声，沉沉地散在清冷的空气里。那时的秋声，是充满人间的、温煦的声响的。而今，我在这异乡的庭院里，听到的却只是风与篱笆的对话，清冷得像一句无人能懂的诗。热闹是它们的，那过去的，温煦的记忆；我只有现在的，这一片澄澈的虚空与寂静罢了。

夜色渐渐浓了，竹篱成了一道黝黑的影子，那簌簌的声响，也因了夜色的浸润，变得更为深沉，更为潮湿，仿佛带着重量，落在地上，能积起一层无形的秋凉。我退回书桌前，桌上的稿纸依然摊着，方才写下的一半句子，愣愣地呆在那里，像是被这秋声惊断了思绪，再也接不上去。

我没有再动笔。只默然地坐着，让自己沉在满屋的黑暗里，细细地品着那从半篱之外，源源不绝流泻进来的、清凉的秋声。这无形无质的声，今宵，怕要滴透我的梦了。

## 秋风里的小小悬壶

汤小华

秋深了，山野便褪了喧闹，显出几分清瘦的筋骨来。我踩着沙沙作响的落叶，漫无目的地走。心里头那点从城里带来的纷杂，宛若一团理不清的乱麻，缠得人透不过气。也说不清要寻什么，只是这么走着，直到在一条荒僻的小径边，遇见了它们。

那是一丛金樱子，密密地攀在岩石上。它们的叶子还固执地绿着，果实却已熟透了，是那种温润的红褐色，三三两两地挂着，酷似古画里郎中随身携带的小药壶，精巧而又朴实。秋风掠过，它们便在我眼前轻轻地晃，俨然一位位悬壶济世的先生，在这天地设下的医馆里，静候着需要的病家。

我正望着这一片温润的红褐色出神，浑然忘却了周遭的风声与时间，一只灰扑扑的鸟儿“啾”地一声落下，精准地擒住一颗。它灵巧地避开那些细刺，专心地嚼食着里面的果肉。见它这般从容，我心里恍然：这第一位病人，原是这山野间的生灵。秋风渐

紧，万物收藏，这小小悬壶里蕴藏的糖分与滋养，便是它过冬的底气，是自然先生开出的第一张方子，专治饥渴与寒凉。

这情景，让我想起邻村的陈老伯。他就如同眼前的这只鸟儿一样，熟稔地向这片山野问诊取药。去年这时节，我见他也是这般，佝偻着背，在山坡上小心地采摘。我问它做甚用，他举起手里满满当当的布袋，脸上是憨厚的笑：“泡点酒喝。老了，机器不中用了，夜里总睡不踏实。这小东西，管用。”他说的“不中用”，是指夜尿频多，睡不安稳。想来此刻，定有许多如陈老伯一样的乡人，正将这一颗颗“小药壶”浸入醇厚的酒中。那琥珀色的液体，封存的不只是药性，更是一份安稳的盼头。它抚慰的是劳作的筋骨，是岁月带来的亏虚。这是它医治的第二位病人，是这尘世里，最朴素的康健祈愿。

而我呢？我站在这位“小小悬壶”面前，它不言不语，却仿佛照见了我的症候。我的饥渴不在身体，而在内心；我流失的不是精气，是那些被琐碎事务耗散的心

神与宁静。我瞧着它那身尖刺，心想，这或许便是它的坚守了吧。不为拒绝一切，只为守住内里那一腔酝酿了一整个夏天的甘甜，等待真正需要的时刻，才慷慨奉献。它不像春花那般争奇斗艳，只在这万物开始收敛的时节里，默默地结出自己的果，固守着自己的根本。

风又大了些，满山的“小药壶”轻轻碰撞，发出细碎的声响，恍如无声的医理在宣讲。它们治不了什么疑难杂症，只管着生命里最根本的事：让你吃得下，睡得香，走得动。想来，这浮世万般的烦恼，其解药，或许也正是回归到这最根本的‘吃得下、睡得香、走得动’九个字里。这或许就是大道至简了。

天色向晚，我该下山了。此刻方知，古人所言“礼失而求诸野”，亦是“心失而求诸野”的真谛。来时的纷杂虽未全然消散，心却像被这秋风吹洗过一遍，落得个踏实。方子无须揣回，它已印在心里；那秋风与悬壶，便是最好的药引。